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青春之歌

原著 杨沫 改编 吴国忠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青春之歌

原著 杨 沫

改编 吴国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缩写插图本中国当代文学名著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编委会名单

主编：曲若镁 田兆民

编委：温希良 吴国忠
朱东宇 张景超
韩妙丽

责任编辑：韩妙丽

封面设计：岳大地 王向群

封面喷画：孙作范

插图作者：金鹰 谷平

封面题字：郭征夫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7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3
第五章	35
第六章	42
第七章	49
第八章	56
第九章	63
第十章	69
第十一章	78
第十二章	85
第十三章	91
第十四章	100
第十五章	106
第十六章	113
第十七章	121
第十八章	129
第十九章	136

第一章

热河省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住着一户姓李的人家。这户人家只有祖父和孙女两个。祖父老了，成天病在炕上，孙女秀妮就打柴、种地，夜晚还要在灯下给人做针线。秀妮是个又漂亮、又能干、又结实的姑娘，村里的小伙子都想娶这个姑娘。秀妮长到二十一岁了，却谁也没有嫁。原因是她从十一岁就给人家当童养媳，到十五岁上，她的“丈夫”死了，她才回到自己家里，与祖父相依为命。这婚姻伤透了她的心，而且为了侍养老祖父，她不想很快结婚。可是这么个好姑娘，在她二十一岁那年冬天，厄运来了：住在北平城里的大地主林伯唐下乡收租的时候，发现了她。林伯唐惊羡她的美貌，要讨她当姨太太。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有几房姨太太，可是他既然看上了秀妮，看上了她这健康的带点“野味”的姑娘，那他就决不放手。为了镇压佃户的反抗，他是从热河督军那儿弄到军警来帮他收租的。孤弱的秀妮祖孙俩，哪能抵抗这强暴的力量！于是秀妮就在小山村的二地主（庄头）家里，成了大地主林伯唐的姨太太。她哭过，寻死过，咬过林伯唐的手指头，但是这一切反抗全无济于事，林伯唐捻着八字胡笑吟吟地还是把她弄到了手。

两个月后，秀妮怀了孕，林伯唐把她带回北平的公馆里。秀

妮的祖父就在秀妮离开村子的那天夜里，一个人颤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跳进了村旁的白川河。

秀妮在林公馆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女孩子。孩子使秀妮暂时忘掉了刻骨的伤痛，忘掉了耻辱的生活，给她带来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可是孩子长到一岁的时候，有一天，林伯唐的太太徐凤英喊来了秀妮，先把孩子接抱在手里，然后脸色大变，对秀妮说：

“孩子是我家老爷的，我要留下她！你这不要脸的穷女人，现在就给我滚！”

秀妮惊呆了。接着大哭着，撞着头，拼命要夺回她的孩子。但是她夺不回来了！林伯唐玩够了她，早躲到一边去了。“妈！妈妈！要……”孩子在徐凤英手里张着小手，哭着要妈。秀妮却被几个如狼似虎的听差推搡着架上了停在大门外的汽车。

秀妮被林伯唐夫妇当作礼物送到林伯唐的一个朋友家里。秀妮发疯似的冲出了那家大门，跑到林家来要孩子。林公馆门禁森严，进不去，她就披头散发，跌跌撞撞，不停地围着林家的院墙转。一边转着，一边悲惨地号叫：

“还我孩子！还我孩子！你这丧尽天良、狼心狗肺的人，该千刀万剐的人呀，还我孩子！还我孩子！……”

林伯唐看她闹得太厉害，怕有损自己的尊严，就命人绑架着，把急疯了 of 秀妮送回了白川河旁的山村。回到家里，秀妮见祖父已经死了，不知道哭了，话也不会说了。当天夜晚，她纵身跳到白川河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秀妮的孩子，林伯唐给她取名叫林道静。起初林伯唐夫妇还很喜欢她，后来当她三岁时，徐凤英自己生了个儿子之后，林道静就开始遭殃了：不断挨骂挨打，夜晚和佣人睡在一起；没有事，徐凤英不许她进屋，她就成天在街上和捡煤渣的小孩一起玩。

林道静七岁那年冬天，徐凤英对林伯唐说：“我这两天看出来，这丫头长的怪不错呢。叫她念书吧，等她长大了，我们总不致于赔本的。”

这么着，小道静被送到学校里去读书。她喜欢读书，人也聪明，可就是有点儿乖僻，一天到晚，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哑巴。弟弟仗着母亲的娇惯，常欺侮她、打她，她可从来不哭。有时，她不理他，任他打；有时火气上来了，她就狠狠地揍弟弟几下子。当然这样她会招来更凶的一顿狠打。母亲打她不用板子，不用棍子，却喜欢用手拧、用牙咬。一个夜晚，道静已经在“下房”睡着了，弟弟打破了一个母亲心爱的花瓶，他却推在道静身上。于是道静在睡梦中突然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她立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于是就咬紧牙关，顽强地准备着一切痛苦的袭来。

“狗娘养的！越来越胆大啦。赔，赔我的花瓶！”

她的小腿被拧肿了，胳膊被咬得透出一个个红血印。但是小道静不哭，不求饶，没有一滴眼泪从她倔强的眼睛里流出来。在这个家庭里，她就这样像小狗似的活下来了。

道静高小毕业考上了北平西郊的西山女子中学之后，母亲对她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好转。因为这时她已经长成了一个颀长、俊美的少女。她的脸庞是椭圆的、白皙的，晶莹得好像透明的玉石。眉毛很长、很黑，浓秀地渗入了鬓角。而最漂亮的还是她那双忧郁的嫣然动人的眼睛。她从小不爱讲话，不爱笑，孤独，不爱理人。可是徐凤英并不注意这些，她注意的是这女孩子的相貌的变化，和如何使她具有一定的学历，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时髦妇女要嫁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所必备的条件。

道静上了中学，离开了家，她就像跳出笼子的鸟儿，仿佛来到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她喜欢读书，尤其喜欢读文艺作品。书籍

培养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和对于美好未来的憧憬，她是个喜欢海阔天空地幻想的姑娘，越读得多，也越想得多。可是表面上她却依然对一切都淡漠，依旧沉默寡言。同学中，她只和一个名叫陈蔚如的女孩子要好，因为那女孩子对她温存、和善，她同情林道静的不幸遭遇，给她热情和鼓舞，因此她们成了好朋友。

一九三一年，林道静读到离高中毕业只有两个多月了。

一天下午，她从北平的家里回到学校后，神情惨淡地坐在课堂的位子上，半天功夫一动也不动。

陈蔚如拉着她的袖子，摸着她的头发，温柔地悄声说：

“林，告诉我，你母亲叫你回家什么事呀？怎么一回来变成这个样子啦？”

半晌，道静才自言自语似的说：

“家里破产啦。我父亲因为地权的事打了官司，闹得身败名裂，就把口外的地瞒着母亲一古脑儿卖光，带着姨太太跑掉了，现在我成了我妈唯一的财产……”

“什么？怎么你是财产？你也不是钱呀！”

“我妈想叫我当摇钱树。她叫我嫁个阔老，她好照旧享福。我不答应，和她决裂了。”

“这怎么办呢？”陈蔚如捏紧道静的手，几乎哭了出来。可是这时道静反而抚着小陈的手说：

“小陈，别着急！反正我不屈服！最后不行，还有个死！”

接着徐凤英断绝了对女儿的供给，她想用这个办法迫使道静屈服。

但道静不屈服。她本来想立刻离开学校去谋生，可是眼看就要毕业了。于是她在同学的帮助下，勉强读完了最后两个月的书。

夏天，林道静高中毕业了，她不得不怀着渺茫的希望和沉重的心情回家去。她知道如果母亲不能回心转意，她就不能再读书。

而她是希望能够上大学读书的，可是凶狠的母亲会回心转意吗？她惶惑了。一路上，她母亲上次骂她的那种恶煞神气，时时在她眼前浮动。离家越近，她的心越加沉重不安。

可是当她下了车，走进母亲的房门，情形却出于她的意外。母亲正和客人打着牌，见她回来了，亲热地拉着她的手，笑吟吟地说：

“姑娘，好女儿，你回来啦？路上热吧？今天客人不少，他们都在称赞你读书读得好呢！”

道静想：“妈妈也许不逼我嫁人了，也许还能供给我念书？”她一向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要是还能读书，该是多么幸福呀。于是，她向客人们微微鞠了一躬——过去她是非常讨厌家里的赌客、烟客的，今天却仿佛看他们顺眼一些，竟站在牌桌旁，对他们羞涩地笑了笑。

“这位是胡局长，”母亲指着一个坐在上首的黄瘦的西服男子给道静介绍。“这就是小女道静。”她眯起肿眼向那黄瘦的男子恭顺地又像夸耀地一笑时，道静心里突然感到了不自在。于是她赶快扭转身子走到里屋去，再也听不到母亲后来又说了些什么话。

道静在家里住下来了，并且参加了师范大学的入学考试。她考试的成绩很好，心里很高兴。可是，一想到叫她结婚的那件事，再加上家里通宵不停的麻将牌声，轻贱的男女调情声，靡靡的歌曲声和输了钱的男人怒骂声……仍然使她一天比一天烦闷、痛苦。

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一天，母亲好像分外高兴，带道静到店里面买了一件白洋纱长衫，一双白帆布鞋。母亲本来要给她买漂亮的好衣料，可是道静在夏天永远只穿短短的白旗袍，白袜白鞋，打扮得像个护士。母亲没办法，只好依了她。晚上，母亲又替道静烧了她最爱吃的菜。吃罢饭，母亲笑着对她说：“好孩子，说实话，你究竟愿意嫁个什么样的丈夫呢？”

半晌没有回答。

“说呀，妈在问你呀！”

“妈，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事——您不是允许我还去念书吗？我求您再别跟我提这些事了。”

母亲忍住火气，皱着眉头：

“你说的没道理。娘老子十六岁就跟你爹结了婚。再说，结了婚也并不妨碍你去念书呀。”母亲说着从床上站起来，把两只肉眼泡眯成一条缝，拉着女儿的手笑道：“亲女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常来咱家的那位胡局长，看上了你，喜欢你的才貌。局长从来没有结过婚，人不过三十多岁，可是个有财有势的阔人呢。”

看见女儿低着头不做声，以为女孩子害羞，肯了也不愿说。于是徐凤英高兴得眯着眼睛，笑着，滔滔地开了话匣子：

“宝贝，你要同意了，福可是享不尽的呵，局长在南京上海全有洋房；北平银行里存着大批现款；在家乡有一二十顷土地；上海还有不少股票——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不久还要升大官。……”

道静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她猛地甩掉母亲的手，发着沉闷的哭声：

“妈，你别总打我的主意行不行？——我宁可死了，也不能做他们那些军阀官僚的玩物！你死了这条心吧！”

母亲勃然大怒。她跳起来，两眼露出可怕的凶光，青筋暴露的白手好像寻找着打人的物件在各处颤动。

“狗娘养的贱货！你还自以为是金枝玉叶的小姐吗？贱货养贱货！住山洞的穷婆娘、卖淫的小老婆，能养出什么好东西！……好好依了便罢；要真不知好歹，老娘卖了你也要卖出这些年的饭钱来！”

道静好像泥胎一般呆在地上，母亲喊叫的是些什么话呀？她知道徐凤英不是自己的亲妈，可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哪里呢？她

跑回自己的屋里，倒在床上大哭了，第一次这么伤心地哭了。第二天大清早，她提着简单的行李卷，带着仅有的十块钱，一个人悄悄地走了。她发誓要永远离开这个可恨的家庭，永远不再登这个罪恶的大门。

第二章

林道静离开家在她要好的朋友、小学时的同学王晓燕家里住了三天，然后乘火车到北戴河找她的表哥张文清——杨庄小学的教员。

道静在北戴河车站下了车，步行到杨庄的时候，天色将晚，村子里家家的屋顶冒起袅袅的炊烟。

学校是在村旁一座很大的关帝庙里。林道静把行李放在庙门口，就走进庙里去找人。她走上东殿、西殿、正殿、偏殿，各个课堂里全看了一遍，一个人影也没有。“莫非他们到海边散步去啦？”她心里猜想着，只好站在庙门外的台阶上等待起来。一直等到天黑了，这才有一个跛脚老头从大路上蹒跚地走来。这老头看见有人站在台阶上，远远地先喊了一声：

“找谁的呀？”

道静好容易盼着来了个人，欢喜得急忙跑下台阶和老头招呼：“张文清先生是在这儿教书吗？”

“哦，找张先生的？……”老头喝得迷迷糊糊的，红涨着脸，卷着大舌头。“他，他不在这儿啦。”

道静吃了一惊：“他哪儿去啦？——他写信告诉我暑假不离开学校的呀。还有，我表嫂呢？她也在这儿教书……”

“不，……不知道！不知道！……”老头越发醉得厉害了，东倒西歪地跌进学校的大门，砰的一声把两扇庙门关得紧紧的。

这下子可把林道静难坏了！表哥他们上哪儿去啦？她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他要来找他，可是，他却不在这儿啦。现在怎么办？以后又怎么办呢？……她愣愣地站在庙门外的冷清的阶石上，望着面前阴郁的树林，聒耳的蝉声还在无尽休地嘶叫，海水虽然望不见，然而在静寂中，海涛拍打着岩石，却不停地发着单调的声响。林道静用力打了几下门，可是打不开，老头一定早入梦乡了。她心里像火烧，眼里含着泪，一个人在庙门外站着、站着，站了好久。明月升起来了，月光轻纱似的透过树隙，照着这孤单少女美丽的脸庞，她突然伏在庙门前的石碑上低低地哭了。

月亮悄悄地移向了南方，清凉的海风轻轻吹拂着她的短发，也渐渐吹醒了她昏热的头脑。天气不早了，不能总这样哭下去呀。于是她抬起头来，望望寂静的树林，望望双门紧闭的古庙，慢慢地站起身来。

“我为什么不去找学校校长打听一下？”这个念头一闪，她好像得了救星一般身子轻捷起来，同时，肚子也觉得饿了。整整一天半夜，她没有吃过一口东西，这时觉得又饿又渴，于是，她丢下行李急急地沿着林间小路向村里走去。

在村街上，她见一个黑影迎面走来，她高兴得紧走两步，喊住了来人：

“请问——学校校长在哪儿住？”

“您找校长？”那人稍稍惊异地站住了脚。“这么晚了，您打哪

儿来到敝村的？”

“我来找这村的教员张文清，他是我表哥。没找到他，我想找校长。”

“哦，哦，”来人连着哦了两声露出了笑容。“巧得很！我就是本村小学的校长。您贵姓？”

道静这时才看出这是个瘦小的穿着长衫的中年男人，果然是乡村的“先生”模样。听见说他本人就是校长，她高兴地急忙问他：

“听庙里一个老头说，张文清不在这里了。您告诉我，他和我表嫂都到哪儿去啦？”

“张文清夫妇吗？哦，哦，……”校长哦哦着，露着满嘴黄牙笑嘻嘻着。“真不巧的很，前两天他们夫妇才辞职另有高就，听说是去了东北。……投亲不遇，这是常有的事，您还没有歇息的地方吧？不要紧，今晚权且在敝村住一晚，我们可以代张先生尽尽地主之谊。”

找不到表哥表嫂，连回北平的路费都没有，以后怎么办？道静愣在那里，许久说不出一句话。也许天气有点儿凉，也许心里太难过，她面色苍白，双腿发抖，站都站不稳了。

校长似乎看出了她为难的神色，毕恭毕敬地笑道：

“您贵姓？——姓林，林先生，请不必客气，既然远道访亲，他们不在，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和文清有同仁之谊，可以谈谈。一定要尽力帮忙。拙号余敬唐，就是本村人。”

“我来找表哥是为……为的找职业。不知您学校里还缺教员吗？”她忽然提出了这么个问题，使余敬唐吃了一惊。立刻看出这姑娘还是个刚离娘窝的“雏儿”。

“哦，哦……”校长满脸堆笑，眨动着眼皮，从容不迫地回答道：“这好说，好说。鄙校的教员已满，不过您别着急，我一半天

就要进临榆城去见县长。鄞县这位鲍县长，跟我交情最好，又最爱护青年，一个教员位置不算什么，包管一说就成。”

校长把道静领到学校，安置在一间教员宿舍里。林道静庆幸自己遇见了好人，也庆幸自己渴望的职业有了着落。

第二天大早，她就被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催醒了。那有节奏的雄伟的浪涛声，有力地诱惑着年轻的、对人生充满着幻想的林道静。她匆匆吃过看门老头端来的早饭，就一个人跑到海边去了。

海，神秘的伟大的海洋呵！道静站在潮湿的沙滩上，心头充满喜悦的激情。早晨，天气晴朗，天边飘着几朵淡淡的白云，海水就像天空一样蔚蓝，明净，锦缎般闪烁着光辉。面对着这雄伟辽阔的大海，林道静几天来紧紧压缩着的痛苦的心，渐渐舒展开来了。

林道静刚一回到关帝庙的住屋门前，余敬唐就从屋里迎出来了。他满面含笑，连那不住眨动着的眼皮，也像笑着。

没容道静开口，他又炫耀似的告诉道静：“今天一早，我就进城去见鲍县长啦。这位县长年纪又轻又有德望，我们是老同学，可惜他到省开会去了，没有见着。不要紧，您就暂且在敝处委屈几天，等他一回来一切好办。”

道静听了，望望余敬唐那黄瘦的窄脸默然无语。

离开北平前，住在王晓燕家里的时候，她曾嘱托几个要好的同学为她找工作。但是两个星期过去了，北平的同学没有消息，而余敬唐等待的鲍县长也音讯杳然，道静开始对余敬唐那“哦，哦，不成问题”的乏味的声音感到厌烦和怀疑。

“他为什么留我住在这儿？说是替我找工作，可是又总要等什么鲍县长，他总问那些结婚没有、未婚夫等等干什么？”道静对余敬唐的行为怀疑起来了，她恨不得赶快离开这里，但是，世界虽大，而又无处可去。在无可奈何中，她只好咬紧牙关，忍受着这

样莫名其妙的生活的熬煎，在杨庄继续住下来。

她每天吃点早饭就到海边去，在岩石上一坐就是一天。

有一天，这种沉默单调的情况被破坏了。傍晚，她正对着汹涌澎湃的晚潮呆望着的时候，一个声音把她从迷惘的梦境中唤醒来：

“该回去吃饭了，老高头等着你呢。”

道静扭头一看：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含着微笑站在她身边。这个人她常看见，在海滩上，常见他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蹒跚，可是他们谁也没跟谁说过话。

这时，她睁大眼睛望着这个青年，并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

“回去吃饭吧，留神把身体饿坏了。”青年和悦的声音好像对熟朋友说话一样，又说了一遍。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卡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这样的人在农村里是少见的，道静不由得对他注意起来。可是，她只看了他一眼，说了句“谢谢！”便转身跑走了。

从此，在海滩上，她常常看见那个青年学生的踪迹。有时他走近她身边想跟她讲话，可是，也许因为她那冷冷的神情，他没有张口，慢慢地又走远了去。

一天傍晚，海边狂风猛起，海水翻滚，大块乌云在天上疾迅地飞卷，大雨倾盆般落了下来。林道静一气跑回学校里。当她走进关帝庙的大门里，这才发现黑暗中走错了路，她跑进了关帝庙旁边的角门里，这是做为村公所用的另一个院落。她只好权且在这里避雨。东屋里灯光明亮，麻将牌声噼噼啪啪，她忽然听见屋里有男人粗哑的笑声：

“喂，老余，你总把那小家伙留在这儿是个啥意思呀？功夫长了，不怕大嫂子吃醋吗？”

“那妞儿长的可真不错，又是高中生。老余，你这小子可真有

眼力呀！”

屋子里哈哈的大笑声，哗啦啦的麻将牌声，混在狂暴的雨声中震响着，站在窗外的林道静猛地打了个冷战。她把身子紧贴在墙上从玻璃窗子向里一望：清清楚楚地看见余敬唐校长眨动着眼皮，正和三个绅士样的人物打着麻将。一个肥头大耳的圆胖子戴着黑框的玳瑁眼镜，把大拇指向余敬唐一伸，吧嗒着厚嘴唇说：

“老余，舍得舍不得？把这小姐让给老弟我吧！行的话，城里聚兴号的买卖让你。……别看老弟有了三房太太，可没尝过洋学生是啥滋味呢。”

道静更加把身子紧贴在走廊一边的墙壁上，咬紧牙齿屏息听下去。

“哦，哦，老哥们，别开玩笑啦！我本人可并无一点野心。”这是余敬唐的声音，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着。“都是自己的哥们，我对你们说实话吧，咱鲍县长早就托我物色个标致女学生，县长的太太是个乡下黄脸婆，他当然不满意。我一见姓林的小姐找她表哥来，像个逃难的，那份愁模样叫我怪心痛的，所以，我把她挽留下来。……”三把牌手停止了摸牌，都把脸朝向余敬唐，听他津津有味地说下去。“不巧！老鲍到省开会去了，至今还没回来；那小姐还总催我给她找事，这年头女人的事可真好找——只要有漂亮脸蛋子，‘事儿’可真好找！哈哈……”

道静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在黑夜的大雨中跑回她的住屋去的。屋里黑漆漆，她穿着湿透的单衣，像受了重伤，蜷伏在板床上，许久许久，她不动，不响，而且什么也不想。

渐渐，她清醒一些，开始思索半个月以来的遭遇。人生为什么是这样的冷酷、残暴？她竭尽了全部勇气刚刚逃出了那个要扼杀她的黑暗腐朽的家庭牢笼；想不到接着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更腐朽、张大血口要吞食她的社会。一切有为的青年，不甘心堕落

的青年将怎样生活下去呢？天地如此之大，难道竟连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的立锥之地都没有？

深夜，她勉强坐起来点上灯，看见桌上放着三封信。她用颤抖的手打开来——第一封是王晓燕写来的。她看清了这样几句话：

……报告你好消息：你已经考上师大了，而且成绩很不错。可是也有不好的消息：你妈妈因为花了姓胡的许多钱，她找不到你，没法应付姓胡的，听说已经躲起来了。所以，小林，你能够回北平来么？我看你先不要回来吧！……

“先不要回来。……”她低声重复着。

第二封信是陈蔚如写来的。她也曾到处托人为道静找事，但是毫无希望。她这样说：

亲爱的静姐，工作真不好找呀！我为你跑了许多地方，诉说你的痛苦和志向，但是许多人都用讥笑的口气回答我，甚至我爸爸都反对我。……亲爱的静姐，你看怎么办呢？不然，你回来吧！回到北平再想办法。……

“回到北平再想办法？”在昏暗的灯光下，道静的脸色越发苍白，浑身不住地颤抖。是饥饿？是寒冷？还是由于一连串过于沉重的打击？她捏着那两封信，愣愣地坐在凳子上，动也不能动了。第三封信就放在桌子上，但是她没有勇气再拆它。生活——向她身上抽来的生活的皮鞭够残酷了，在她的想象里，人生不会再给她什么幸福与温暖，那第三封信是不是会带给她更可怕、更冷酷的消息呢？

雨下得越发大了，闪电在黑暗的空中刚刚划过，沉重的雷声便跟着发出惊人的巨响。道静住在偏殿的里间屋里。偏殿的外屋停着一口有钱人家准备下的棺材。将近午夜，煤油灯里的油燃尽了，爆着小小的无力的火花，屋里渐渐黑暗下来，终于完全漆黑